

古逸叢書



廿一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八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

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

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 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

者遠之

畫然飾知絜然矜仁

疏

畏壘山名在魯國臣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

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

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潔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擁腫朴也

鞅掌之為使

鞅掌自得

疏

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而

歸實故淳素之止與其同居率性之人供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

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

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

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

任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共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以歲計至

庚桑楚王三

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且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

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尊而為君王南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乖無為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

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

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

也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

疏

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實而天然之道已自

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實亦有作寶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為寶故逢秋而成就也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

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

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

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物

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

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為賢尊我為主便是物之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

此故不釋然 疏 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 弟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

體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上陵巨獸无

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 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

鯢鯨之所周旋而鯢鮪小魚反以為美步仞上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

隱深山大入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

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

疏

尊貴賢人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况畏壘百姓敢

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

舟之魚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

不厭高魚鼈龜不厭深

去利遠害乃全

疏

其獸極大口能含車

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為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
小波蕩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

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况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

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二子謂堯舜

疏

二子謂堯舜也

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墉

而殖蓬蒿也

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

將令後世妄行穿鑿

而植穢亂辯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倣者猶如鑿破好垣牆種植蓬蒿之草以為

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理錐刀之末也

疏

譬如擇簡

毛髮梳以為鬕格量米數炊竊竊乎又何足

以供餐利益蓋微為損更甚混然一之無疏相述堯舜私議竊

以濟世哉所治為乃濟救世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任知則民

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疏軋傷也

任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詐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

君正書為盜日中穴坏無所疏數物者謂

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書

為盜攻城穿壁
日中穴坏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

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堯舜遺其迹
飾偽播其後

以致

疏

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本
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眉

則是相
食也

南榮趯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

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趯庚桑弟子也蹙然驚悚貌南榮
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

益云趯年老精神暗昧
憑託何學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守其

也分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

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疏形者不逐物境全守其

分内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虚静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

教南榮之辭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

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

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諭以况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形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之與形亦辟矣未有而物或間之邪欲閉之

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開闢

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

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

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間以彰問旨
庚桑子曰辭盡

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

卵魯雞固能矣疏奔蜂細膏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青虫越雞荆

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膏能化桑虫為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

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雖異

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南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

羸

也擔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

所來乎南榮趯曰唯

疏

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趯

曰唯直敬應之聲也荅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衆也

挾三言而來故

疏

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志仁義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

故譏之言衆也

南榮趯懼然顧其後

疏

懼然驚貌也未達老

子之言忽聞衆來之說顧眄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

疏

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來汝視其後是知吾謂也

南

榮赅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

因失吾問疏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

恍忽精彩章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老子曰何謂也疏其問

所言有何意謂南榮赅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

乎反愁我軀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

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已故云愁軀也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

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赅之所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遽廬

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

三言因桑楚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

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

惘惘乎

疏

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

儻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茫然何所歸依也

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疏**

榮越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疣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憊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疏** 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

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老子

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 **疏** 歸家一旬遣除五德滌盪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

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